
万家岭战役述评

郭代习

赣北万家岭战役是抗战初期并不多见的取得辉煌胜利的战役之一。陈诚认为,台儿庄战役和万家岭战役“先后辉映”^①;叶挺亦盛赞万家岭战役“尽歼丑类,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②。当时国共两党对万家岭战役均有较高评价。史学界对台儿庄战役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据台湾学者张玉法统计,仅发表于1983—1993年间的论文就有20余篇,涉及该战役的著作史料亦是蔚为壮观。^③但与此极不相称的是,史界对万家岭战役的研究微乎其微,成果寥若晨星。本文拟对万家岭战役作一述评,以期引起史界关注,并求教于同仁。

—

1938年6月,日本近卫内阁智囊团昭和研究会建议日军攻占汉口、广州等中国抗战中枢,“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④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攻占武汉。为此,日军先后调集第二军、第十一军约35万人,企图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西上,从南北两个方面合围武汉。国民政府

① 《抗战二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39年编印,第58页。

② 《德安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3—4页。

③ 张玉法:《两岸学者关于台儿庄战役的研究》,《文史哲》,1994年第1期。

④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5页。

决定以第五、第九两个战区所属部队“十四个集团军、一个江防军、一个武汉卫戍司令部,五十七个军,一百二十九个师,另配合骑炮工兵及飞机队长江舰队”,总兵力约100万人,参加保卫武汉之作战。^①

赣北地处武汉外围,北临长江,东傍鄱阳湖,西北有绵延巨长的幕阜山脉,东北有以庐山为中心的崇山峻岭。这里是日军沿长江南岸西进武汉的必经之路。日军以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指挥此一地区的进攻。国民政府也在此投入两个兵团,重兵把守。张发奎的第二兵团布防于瑞(昌)武(宁)公路及沿江各要点。薛岳的第一兵团任“星子一带湖防亘南浔(南昌—九江)正面金官桥、德安等地之守备”。^②

6日上午,日本第十一军展开行动。波田支队在海军配合下由芜湖而上,13日占安庆,随后又占赣北长江要塞马当、彭泽、湖口。7月26日,敌陷九江,取得了溯长江攻击武汉的基地。7月31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发布作战命令,令第十一军攻下九江后,“在瑞昌—德安之线准备尔后之攻击,陆续集中兵力。尔后以一部兵力沿长江溯江而上,同时沿其两岸地区前进,直接攻略武汉地方之要地。主力沿长江右岸地区前进,截断粤汉铁路,尽可能捕捉多数的敌军歼灭之”。^③第十一军遵令在赣北的三条战线上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攻击。

中路南浔线。敌一六师团于7月27日傍晚前进至庐山北麓的狮子山东北,我军官兵英勇抵抗,敌一四七联队第三大队长谷实中佐被击伤。28日,敌到达九江西南约10公里的两台岭附近。30日,敌一一三联队进攻沙河及纱帽山之线,第二大队长田尻繁雄少

①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6页。

② 薛岳:《南浔会战》,载《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以下简称《武汉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③ 《中华南作战及对华战略之转变》,《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二),台北史政编译局1987年版,第190页。

佐被我击毙。8月3日,第一六师团开始向我主阵地金官桥线发动猛攻。我第一兵团的作战地域略似一个等腰三角形,顶点九江,底边是修河。我军阵地北线,即城门湖—磨盘山(此地以西属第二兵团)—金官桥—庐山北麓之线(简称金官桥线),接近顶点,是最短的线。此线守不住,愈向后退,正面愈大,愈不易守。我吴奇伟第九集团军之欧震第四军和李汉魂第二十九军团之六十四军、七十军在此坚守阵地一月有余,打得十分顽强,阵地屡失屡得数次,大小数十战,日军伤亡惨重。据日方战史称,仅至8月9日,日联队长战死1人,联队长和联队副官各伤1人,大队长战亡3人,受伤2人。“各联队的中、小队长伤亡约半数”。^①

8月16日,日军第九师团在九江登陆,接着陷我城门至磨盘山第二兵团阵地,我金官桥阵地左侧背受到威胁。日军因第一六师团受到重大损失,战力降低,增派丸山支队于29日到达岷山,协助第一六师团进攻我金官桥阵地。我急派俞济时之第七十四军渐次抵达岷山,与丸山支队激战。9月初,我军安全撤至南浔线上德安以北的马回岭,以第四军、七十七军、二十七军占领了左起白云山中经乌石门、戴家山,东至庐山西麓的反八字形阵地。此地为三面环山的小盆地,地形险要,“如张机捕鼠,如开剪裁物,日军第一六师团不敢入彀”。^②因此,中日双方在此对峙20余日,各自休整和补充,南浔线一度战况沉寂,“敌军南下德安之企图完全打破”。^③

东路德(安)星(子)线。敌十一军继攻占九江后,企图迅速攻略星子附近,因第一一师团集结迟缓,直至8月13日才发布命令,令第一一师团迅速攻略星子,然后进入隘口街,“八月下旬攻下德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7月版,第136页。

② 赵子立:《武汉会战及赣北之役》,载《武汉会战》,第75页。

③ 《第九战区历次会战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以下简称“二档馆藏档案”),卷宗号:7876528。

安”^①，企图抄我中路后方，使我南浔线守军不战自退。我第二十五、六十六等军在德星线上层层设防，顽强抵抗。8月21日，日军一师团从鄱阳湖南下，陆海空联合进攻，突破我军防线，占领星子县城。日军随即由飞机掩护在牛屎墩登陆，向东、西孤岭继续攻击。东、西孤岭位于庐山东麓，居高临下，瞰制星德公路，是日军必攻，我军必守要地。敌连续向东孤岭我军进攻10余天，我守军英勇抵抗，日军伤亡惨重。9月3日，号称‘猛将’的日军一联队长饭冢国五郎大佐被我击毙。^②5日，日军在飞机施放大量‘特种烟’的掩护下，才占领东孤岭。7日，我军退守西孤岭。日军一连猛攻4天，12日，我军放弃西孤岭，重点防守隘口街。隘口街是由星子通德安的孔道，我军在此占领了一个凹形阵地，凭险抵抗。敌频频发动陆、空攻势，但遭到我军‘顽强抵抗，战况无法进展’。^③

德星线上我军英勇抵抗两个月，使日军一师团付出伤亡过半的沉重代价。9月12日，日一四九联队第二大队长在饶家山被我击伤，某小队仅剩6人。27日，在三角尖战斗中，敌一师团一个大队被歼，大队长台上，中队长小川、北上和吉武以下官兵700多人被击毙。^④在隘口守卫战中，敌伊东师团长亦被我炮弹击伤。一师团与一六师团会合德安的企图流产。

西路瑞武线。我第九战区对当时敌情的判断是：‘敌将以一部对南浔路方面采取守势，以主力及增援部队对九瑞公路采取攻势。’^⑤8月中旬，继波田支队之后，敌又投入第九师团沿瑞武路西进。我第二兵团当面拦截，第一兵团则‘北守西攻’，即在南浔线上背南面北，采取守势，以卫南昌；对沿瑞武路西进日军，则背东面

① 《中华南作战及对华战略之转变》，第241页。

② 江西《民国日报》，1938年9月30日。

③ 《中华南作战及对华战略之转变》，第271页。

④ 江西《民国日报》，1938年9月30日。

⑤ 蒋纬国：《抗日御侮》（5），（台）黎明文化事业股份公司1979年版，第218—219页。

西,采取攻势,以牵制敌对武汉的进攻。在我“拉腿战术”^①下,日军第九师团后方联络线经常受到威胁,行动迟缓,不得不派出丸山支队协同第一六师团压制我军进攻。9月14日,本拟由德星公路经德安西进的敌第二十七师团因第一一师团受阻,被迫改调沿瑞武线西进,企图夺取武宁箬溪,切断修河北岸上下游中国军队的联络,之后迅速向辛潭铺方向前进。17日,敌第二十七师团占范家铺,次日窜至茶园岭,我第四、十八军奋勇阻击,打伤敌第三联队长宫崎富雄大佐。24日,敌二十七师团抵达小坵,其一部冒险深入白水街以西地区。薛岳兵团为确保该地,急调德安西南之第九十一、一四二、六十师和预六师向小坵地区进攻;令新十三、十五师沿瑞武路向西南进行持久抵抗,以迟滞日军对武宁的进攻;令新十四、十六师在潭埠至柘林对岸沿修水南岸占领阵地,并策应修水北岸的作战。9月25日始,我六十师、预六师在麒麟峰与日军进行反复争夺,双方伤亡均大,日铃木联队大部被歼。我进攻瑞武路右翼部队,亦于10月初打到小坵附近地区。此时,整个赣北战场形势逆转,冈村宁次痛感孤军深入的第二十七师团,有被我包围歼灭的危险。

二

由于我军主力一部转用于瑞武路,使南浔和瑞武路之间形成甚大空隙。冈村宁次考虑到第一六师团战力恢复状况,为解二十七师团被我阻击之困,使之能迅速推进至箬溪方面,9月20日命令第一六师团避开我乌石门阵地,“迅速进入德安西南地区,从侧背攻击德安周围之敌军”。^②9月25日,敌第一六师团之一二三、一四五、一四七3个步兵联队从马回岭地区开始西进。为适应山岳作

① 赵子立:《武汉会战及赣北之役》,前引书,第72页。

②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175页。

战,敌将所需部队临时改编为驮马大队,并配属了山炮兵第五十二联队。27日,敌第一六师团全力突破五台岭阵地,接着分兵两路,于28日进抵闵家铺及何家山,进而突进至德安以西50华里的万家岭、雷鸣鼓刘、石堡山、南田铺、背溪街、墩上郭等山村。敌第一一师团之一四九联队也窜至万家岭地区,与一六师团会合,统由一六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指挥,“想一面冲出白槎,窜扰南(昌)武(昌)公路,同时想沿铁路线作锥形突击”。^①

万家岭一带,重峦叠岭,地形复杂,山路崎岖,连驮马都不易通过。日军孤军冒险轻进犯了兵家之大忌。据日战史称,“地形的交错复杂和地图的不准确,加以夜间行动有雾气等原因”,日军前进极端艰难,甚至自己的位置都无法确认,师团内各部队间的联络亦常断绝。^②

我军对敌人的行动非常敏感。28日,最高统帅部电令薛岳:“闵家铺之敌位于南浔、瑞武路间,乘虚冲入,其患堪虞,应努力歼灭之。”^③薛岳即令东面我第四军之九十师由洼下桂、东坑坳阻击日军,抢占刘家岭、马尾塘、咀桥王村、万家岭、大金山、肉身观、层岭等有利地形,层层堵击;又令西面我李汉魂所部之九十一师、预六师在梨山、斗母岭、何家山附近之线阻击敌军。在我不断抵抗周旋下,敌“第一六师团的后方联络线从28日左右断绝,因天气不良,飞机侦察和补给都不能进行”。^④

冈村宁次鉴于第一六师团一开始行动就陷入困境,强令第二十七师团东进,再犯麒麟峰,企图推进到白水街以东,接应第一六师团。这样,第一六师团由援助者变成被援者。27日,宫崎联队增援反攻麒麟峰,并以飞机、大炮、步兵联合作战,施放大量毒

① 《战局进入新阶段》,《时事月报》,1938年11月号。

②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175页。

③ 张秉均:《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台北史政编译局1978年版,第318页。

④ 《华中华南作战及对华战略之转变》,第273页。

气,使我守兵多有牺牲。次日麒麟峰失守。29日,我商震部三十二军一四一师在小坳西的甌盖山,配合一四二师七二五团猛烈反攻麒麟峰,经激烈战斗,终将该峰再度夺回,使敌二十七师团东进援助一六师团的企图被粉碎。

与此同时,敌第一六师团一二三联队一部企图从白水街以西突围,我预六师、九十一师从小坳东面向这股日军发动猛攻,敌一二三联队受阻于白水街以东。麒麟峰、白水街两役的胜利,粉碎了东西两股日军会合的企图,使我军能顺利地收拢口袋,为合围敌第一六师团并予歼灭创造了决定性条件。

第二十七师团在麒麟峰迭遭挫折后,本间雅清师团长不顾冈村宁次“希望第二十七师团能确保白水街”的命令,借口“在前进到天桥河—箬溪之线后始能确保白水街”^①,于10月1日向南推进至天桥河,10月5日黎明前占领箬溪,7日又撤下一六师团,主力转向西,朝辛潭铺前进。在东路德星线,敌一一师团亦未有任何进展。因此,敌第一六师团已孤立无援。第一兵团综合各方情报,认为敌一六师团主力孤军钻入我南浔线与瑞武线两大主力之间,是歼灭它的极好机会,决心抽调德星、南浔、瑞武三线的兵力,围歼窜至万家岭一带的日军。

10月2日,薛岳命令南浔、德星线上的第四、七十四军,第一八七、一三九师包围万家岭地区日军于东半面;命瑞武线的新十三、十五师,第九十一、一四二、六十师,预六师包围日军的西半面,向敌发起第二期攻势。此时,我军兵力已占明显优势,且士气旺盛。我军从东西两路同时向敌一六师团发起攻击,敌我反复争夺于小金山、万家岭、张古山、梨山、何家山一带,战况惨烈。日军阵势大乱,师团位置都难以确认,不得不请求第十一军司令部以飞机侦察,“其结果师团推测的位置和实际地点约偏南十公里”。^②

① 《中华南作战及对华战略之转变》,第270—271页。

②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176页。

3日,我第九十、九十一师从东西联合夹击南田铺,重创敌军,并以密集炮火轰击敌一六师团司令部所在的雷鸣鼓刘,使敌师团司令部亦“面临危险之状态”。^①此时,敌粮弹严重匮乏,只能倚仗空投。据战后缴获的敌军事文件得知,第一六师团出发前,“步枪每人仅配弹二百发”,“粮秣则每中队自行携带及行李辎重积载者,共为六日份”,若以2/3为定量,亦只能支撑9日。^②敌处境之窘迫,由此可见。

10月5日,我军重新调整部署,决心集中兵力击灭深陷泥淖的敌一六师团。薛岳电请蒋介石,缩短外围战线,将“右翼阵地变换至德安附近既设阵地,抽一五九师、一六师(属六十六军)、五十一师(属七十四军)三师,使用于万家岭附近,与该方面三部队合力将何家山、万家岭一带之敌粉碎”。^③10月6日,叶肇之第六十六军将原守庐山的七贤峰、金轮峰、牛郎寨、红花尖等阵地交第二十五军接防后,“即于黄昏经德安永丰桥,进占金娥殿、公母岭(万家岭之北面)准备攻击”^④;俞济时之第七十四军率第五十一师至白槎西北地区待命,从南面攻击,第五十八师归还七十四军建制,仍任长岭、张古山一带之守备;第四军之九十师从东面,李汉魂所部之预六师和九十一师各一部从西面攻击。此外,参战部队还有第十八军之六十师,第三十二军之一三九、一四一、一四二师,七十二军之新十五师,七十八军之新十三师,六十四军之一八七师以及炮二团三营、炮一团六连等。这样,我军已从东西南北四面对敌一六师团形成包围。

此前,敌一六师团被歼近半,其粮、弹两缺,全赖空投,有被全歼可能。此种情况经我方广播后,日本朝野震惊。华中派遣军司

① 《中华南作战及对华战略之转变》,第274页。

② 吴逸志:《薛伯陵将军指挥之德安万家岭大捷回忆》,中兴书店1940年版,第28页。

③ 薛岳10月5日致蒋介石电,二档馆藏档案,卷宗号:7878033。

④ 陈寿恒等:《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第324—325页。

令官 俊六亲自组织宇贺支队(由一 六师团新近补充的 2700 人为基干组成)、铃木支队和第二十七师团留置的佐枝支队,由箬溪地区沿武(宁)永(修)路东进,驰援一 六师团。我第一兵团不得不由包围万家岭地区的部队中抽出新十三、十五师,第六十、九十一师,预六师等南下武永路阻止日军东进。

6 日 13 时,薛岳兵团长下令反攻。吴奇伟副兵团长 15 时于白槎指挥所下令要旨如下:“敌一 一及一 六师团之大部麇集于石堡山、万家岭、雷鸣鼓刘间地区,有以全力向我张古山、杨家山、城门山阵地施行中央突破之企图”^①;“第六十六军应置重点于右翼,向石堡山攻击,奏功后向左旋回,以哗叭街、箭炉苏、大金山为到达线,与第四军及第七十四军协力将万家岭、田步苏之敌包围歼灭”;“第四军应派兵一部向石头岭一带游击,并掩护第六十六军之右侧,军主力应确保现阵地”;“第七十四军向西北攻击,左与第一三九师之第七一五团联系,防敌向南突进”^②。

10 月 7 日,我军向敌开展第三期总攻。第六十六军以第一五九师及第一六 师之一部展开于金娥殿、公母岭之线,向石堡山攻击前进;第四军之游击部队于 7 时在刘家岭与敌 300 余人遭遇;第七十四军经数度猛攻,终将长岭完全克复,并将张古山之敌包围。8 日,第六十六军进占石堡山、老虎尖,并以一部与第四军协力攻占狮子崖西北高地。第五十一师于该日拂晓前一度攻克张古山最高点,但天明后,敌千余人凭飞机支援反攻,将该地夺回。第一四二师(欠一团)亦于 11 时由城门山出击,攻占桶汉傅、周家之线。永武路之敌援军,亦被我阻于来龙岭。

这样,敌一 六师团在我四面包围中,已成瓮中之鳖。8 日,敌配置第一 六师团之第十一军参谋樱井镣三中佐向军部作战课长

① 《第廿九军团白水街、万家岭、甘木关及德安附近战斗情报》,二档馆藏档案,卷宗号:7878201。

② 张秉均:前引书,第 320 页。

电报师团的困境时说：“师团正面之敌军入夜后，仍向各方面进行数次逆袭，逐渐形成包围师团之状态。我军虽必须急速采取攻击，但地形错综，部队之行动发生错误，进展不如意，随时日之经过，本师团之局势恐将更为转劣。”^①

9日，敌我仍在激战中。15时，薛岳考虑到武永路之敌援军源源而来，德星线的日军亦在西进，围攻一六师团的时间不宜过长。遂令：“各攻击部队每师挑选奋勇队二百至五百名，十八时完成攻击准备，开始炮击，十九时开始向箭炉苏、万家岭、田步苏、雷鸣鼓刘、杨家山北端之两无名村攻击。”^②晚19时，我各攻击部队准备就绪，跟随奋勇队迅猛推进。各守备部队努力压制当面之敌。第六十六军激战至10日3时，将敌击溃，克复万家岭、田步苏，敌弃尸盈野。残敌千余人、马300余匹北退，被我石堡山守军截击，大部转向西退，一部300余人被我包围歼灭。第四军攻占大金山西南高地及箭炉苏东端高地。第七十四军于10日拂晓前攻占张古山最高点。第九十一师于10日拂晓前攻占杨家山东北无名村高地，斩获颇多。第一四二师（欠一团）于拂晓前攻占杨家山北端无名村及松树熊，俘敌军官田中善藏。

一般的回忆者和史书编著者均将10月10日第六十六军攻占万家岭作为此一战役终结的标志，并称其为“双十大捷”。其实这是很不确切的。万家岭只不过是第一兵团围歼敌一六师团战场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山岭，因而战役以此冠名。但不能以攻占此山头的作为此次战役结束的时间。事实上，在第六十六军攻占万家岭山头后，日军仍退据雷鸣鼓刘、箭炉苏、哗叽街等处，或固守待援，或进行反扑。“墩上郭、长岭、张古山尚有残敌一部，据守顽抗，我李叶欧俞各部仍在包围肃清中”。^③

① 《中华南作战及对华战略之转变》，第274页。

② 张秉均：前引书，第322页。

③ 陈诚10月10日致军委会电，二档馆藏档案，卷宗号：7876278。

10日晚,薛岳以肃清残敌为目的,令各攻击部队继续攻击,至次日,攻克箭炉苏、吡叽街、松树熊以西等高地。12日,我军续向长岭及张古山北端之残敌攻击,但无进展。此时,形势对我渐呈不利。德星线上,隘口街于10日晨陷敌;武永路上,敌援兵已突破我杨家山阵地,不断向我构成威胁。我军经半月苦战,实力大损,“按兵团所指挥各部,番号虽及,战力却微,实难派出部队出击”^①,被迫转入守势。薛变更部署,令第四军一一八师,六十六军十九师一旅退守“乌石门(不含)、永丰桥、实山、郭背山、碗坛岭、黄土尖、王家山、柘林、范楼铺、柘林西南修江南岸、游墩嘴、罗墩线阵地”;第七十四军、一八七师一旅、九十二师、新十三师、六十师、预六师、一四二师“仍守备墩上郭、长岭、张古山、杨家岭、城门山、杨家洼、猪头山、康头尖、巴象渡线阵地,至对张古山及康头尖之敌竭力攻击”^②。

13日始,我攻击部队各部“均有激战,但无大变化”^③。16日,左翼敌援一部已窜至甘木关,我预六师、六十师后退,情形开始混乱。薛岳鉴于“目前德安方面兵力平均不到原数三分之一,且新兵又多”,第四、六十六军已进入新阵地,阵线亟待调整,遂下令将主力“转进至永丰桥、岷山、郭背山、郭垌山、王家山、柘林之线”^④。17日,我军开始总撤退,敌第一六师团残部和铃木支队达成联系,“第一百零六师团脱离了危机”^⑤。万家岭战役至此结束。

三

万家岭战役从9月25日日军转兵冒进万家岭地区,至10月

① 薛岳10月13日致军委会电,二档馆藏档案,卷宗号:7876278。

② 薛岳10月12日致军委会电,二档馆藏档案,卷宗号:7876278。

③ 第九战区10月15日致军委会电话记录,二档馆藏档案,卷宗号:7876278。

④ 第九战区10月17日致军委会电话记录,二档馆藏档案,卷宗号:7876278。

⑤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177页。

17日我军总撤退,历时22天。我薛岳兵团“将敌迂回部队(106D、101D之各一部)消灭四联队之众”^①,“歼敌逾万”^②,取得辉煌战果,使敌第一一、一六师团蒙受“弱兵之称”的污名,第一一六师团更成为“日本第一软弱的师团”。^③万家岭大捷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赞誉。捷报传来,国内各地党政机关、军政要员及各界团体纷纷致电致函庆贺,举行祝捷大会。及至一年之后,万家岭战役仍被人誉为“长沙会战大捷的先声”,与第一次长沙会战并称“双十双捷”。^④外国《吐米斯报》亦盛赞此次大捷“可为今后史家大书特书”。^⑤

我军在万家岭战役中大捷,绝非侥幸,而是统帅部、战区司令部、兵团司令部正确决断,及各级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综合万家岭战役的全过程,我军有许多可取经验。

第一,战略的正确指导。日军开始进犯九江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发现,集中于九江附近的我军20余师部队,“均注意于沿江沿湖之守备,处处薄弱,敌仍可随时随地强行登陆;又因防广无法控置机动部队,对情况变化每感应付之困难”。^⑥有鉴于此,陈诚拟集中兵力给日军一次打击,将此向蒋介石报告。蒋迅即复电:“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⑦陈诚根据这一指示于8月5日拟定了第九战区关于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为:“以保卫武汉要枢,达成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一部配置沿江各要地及南浔线,尤须固守田家镇要塞;以主力控置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侧击深入之敌,将其击破而歼灭之。”^⑧统

① 《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1948年版,第184页。

② 《蒋介石10月10日致薛岳等密电》,二档馆馆藏档案,卷宗号:7876278。

③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1—382页。

④ 吴逸志:《薛伯陵将军指挥之德安万家岭大捷回忆》,第373页。

⑤ 《外报论战局前途》,《新华日报》,1938年10月28日第2版。

⑥ 陈诚7月25日致蒋介石电》,二档馆馆藏档案,卷宗号:7878129。

⑦ 蒋介石7月26日致陈诚电》,二档馆馆藏档案,卷宗号:7878029。

⑧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二档馆馆藏档案,卷宗号:7878029。

师部和第九战区司令部的战略决策,为第一兵团在南浔线部署重兵并捕捉战机,提供了正确指导,使第一兵团在作战中能从速集中优势兵力,层层包围敌军,以达歼灭之功。

第二,战术运用灵活善变。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曾说:“一线式阵地之不能改正……为我军自抗战以来战术上失败最大的一个耻辱!”^①但赣北战场却是个例外,在德星线上,我第一兵团在玉京山、星子、东西孤岭、隘口街等地构筑多线预备阵地,节节抵御。自星子至德安仅长约30公里,但我军却能阻敌两月,“实得力于多线预备阵地”。^②同样,在南浔线上,第一兵团利用庐山及其周围山脉层层设关,且战且退,先在金官桥线与敌拉锯一月,接着向黄老门线转移,最后又退至易守难攻的乌石门线,敌在此观望20余日,不敢进攻。

对于瑞武路西进之敌第二十七师团,我军首先以“拉腿战术”进行牵制,随即对深入白水街之敌采取积极行动,毅然以两师之众,从右迂回其后路,敌第二十七师团“遂为我切断,而压迫于南田坂一隅”。^③对于敌冒进万家岭地区以解二十七师团之围的一六师团,薛岳则利用在兰封战役中围剿土肥原师团时使用过的集中兵力、层层设围、机动作战的战术。此外,第一兵团还派出小股游击部队,不断骚扰、侧击敌之后勤补给线,掩护我主力侧后方。

第一兵团采用的这种集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于一体的积极防御战术,在整个武汉会战中是不多见的。“在会战中即有反击,除万家岭之战外,多未见效”。^④故蒋介石在南岳会议上称赞:“这是我军过去极光荣、极可宝贵的战斗经验,将来歼敌制胜之道亦即在

①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一), (台)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版,第145页。

② 薛岳:《南浔会战》,载《武汉会战》,第70页。

③ 前引《第廿九军团白水街、万家岭、甘木关及德安附近战斗详报》。

④ 蒋纬国:《抗日御侮》(5),第263页。

此。^①

战地指挥官决战意识较强,为顾全战局,有时临机决断,对军委会命令亦灵活执行。七十四军因在岷山伤亡甚大,蒋介石两次电令其至长沙休整,薛岳复电说“调不下来”。接着军委会又电调六十四军赴粤作战,薛岳又未让全部调走,强留下其第一八七师。这两部以后都成为围歼敌一六师团的生力军。^②9月8日蒋介石曾电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万一南浔路各处失利,则兄部应即以庐山为中心,发展运动战。”^③对这支奉命守庐山的主力,当万家岭战役需要时,薛岳先斩后奏,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调其下山,大胆使用于万家岭北面之攻击。

第三,各级将士同仇敌忾,作战勇敢,不畏牺牲。无论在万家岭外围战还是在围歼战的战斗中,我各级官兵始终奋勇杀敌,视死如归。据薛岳报告:“欧震部之五九师、九十师,第廿五军王敬久部之五二师、一九零师,第六六军叶肇部之一五九师、一六零师,南浔血战四月,始终未离战场,日夜苦战,未尝叫苦,补充整理俱在战场……迭挽危局,实堪嘉尚。”^④尤以争夺金官桥、东西孤岭、麒麟峰、白水街、万家岭、扁担山、张古山的战斗最为惨烈。在金官桥战斗时,我军面对敌之炮车、战车、飞机及毒气与敌血肉拼搏一个多月,死伤惨重。当时有人说“死守庐山”就是“庐山守死”。^⑤在万家岭围歼战中,我军作战更勇,伤亡更重。据统计,七十四军从9月30日至10月15日,参战官兵18998人,其中死伤及生死不明者9504人,占参战人数一半以上。^⑥六十六军从10月7日至12日,参战官

① 秦孝仪:前引书,第179页。

② 赵子立:《武汉会战及赣北之役》,前引书,第79页。

③ 前引《第廿九军团白水街、万家岭、甘木关及德安附近战斗详报》。

④ 薛岳10月18日致蒋介石电》,二档馆藏档案,卷宗号:7878033。

⑤ 赵子立:《武汉会战及赣北之役》,前引书,第77页。

⑥ 《陆军第三十六军团万家岭战役战斗详报附表》,二档馆藏档案,卷宗号:7878203。

兵为8815人,经6天战斗即伤亡3613人,几占参战人数的一半。^①10月1日,敌游击队进逼我二十九军团司令部东南面,“相距仅数百公尺,流弹散布四周”,此时我各部战况正酣,司令部一经移动,则通讯中绝,全局动摇,但我司令部“以坚决之决心,沉着应付,经两日夜战斗,敌终为我击退,全般战局未受影响”。^②我官兵顽强作战不避牺牲的精神,使冈村宁次也不得不感叹道:中国军队“确实想象不到的使人敬佩”。^③

第四,我军各战区协同作战,有力牵制日军行动,使其击溃我主力之阴谋落空。我最高统帅部在制定武汉会战作战方针时指示:“第一、二、三各战区仍以现在部署,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向武汉转用兵力。”^④各战区大都遵令奉行。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亦积极响应,开赴苏皖作战,威胁敌之后方,迫使敌一六师团不得不留两大队在荻港,一大队在宁国担任守备,有力配合了赣北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

在万家岭战役中,我第一、二兵团各军协作较好。我军在南浔线和德星线的密切配合,使敌一六、一一师团会师德安并“视需要以一部兵力准备攻略南昌”^⑤的计划破产,同时使敌二十七师团被迫取道瑞武路西进。在瑞武线上,我第二兵团对敌波田支队,第九、二十七师团的顽强阻击和第一兵团的“拉腿”牵制,使敌“曾有一度陷入焦虑时期”^⑥,终至引来一六师团冒险前来解围。我第一兵团各部再次发扬协作精神,使兵团能迅即集中优势兵力和合拢口袋,对冒进之敌予以围歼。

我军在万家岭战役中的表现,使过去国外舆论对我军派系林

① 《第六十六军德安西方万家岭白槎附近战斗详报附表》,二档馆馆藏档案,卷宗号:7878204。

② 《万家岭战役所得之教训》,二档馆馆藏档案,卷宗号:7878033。

③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75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310页。

⑤ 《中华南作战及对华战略之转变》,第184页。

⑥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1页。

立、各部观望避战以存实力的看法有所改观。曾亲自上德安前线采访的英国女记者断言：“华军的战术、训练，和各部队司令长官间的关系都显然已经改善了。”^①

当然，万家岭战役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譬如，宣传群众不够，使军队缺乏当地老百姓的配合，部队后勤供应不足；兵源补充不及时，新兵缺乏训练，伤兵得不到及时救护；某些部署不当，逐次用兵的现象也时有出现。一些因素导致我军伤亡过多，战力明显下降，使全歼被围之敌的计划未能实现，敌几近“三分之一”漏网向南潜逃，与武永路日军合流。^② 因此，薛岳致电蒋介石表示：“此次敌迂回作战之企图，虽遭挫折，但我集中围攻，未将该敌悉数歼灭，至为痛惜。”^③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①（英）弗雷达·阿特丽：《扬子前线》，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27页。

② 赵子立：《武汉会战及赣北之役》，前引书，第82页。

③ 薛岳10月12日致蒋介石电》，二档馆藏档案，卷宗号：7878033。